写这一回的时候精神状态不是太好。  
, \0 Y& o) \! ^3 w) D\* K  
顺利通过入境安检，机场里人来人往，嘈杂无比，一身女装的我显得那样无所适从。这是我第一次穿着女装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这和以往的小打小闹完全不一样，无论之前做了多少心理准备，打扮如何精致，伪装如何以假乱真，心里始终惴惴不安。  
  
在正式踏入机场大厅之后，顺利通过安检时的兴奋心情立刻被紧张不安所取代：「我真的可以吗？」我不断反问着自己。6 A( X; l\* d! S1 P5 G4 D  
7 K( J; y! Q# X  f. t  
我呆呆的站着，只感觉手不是手，脚不是脚，浑身肌肉僵硬无比，就连最简单的步行都做不到了。  
  
这里的空调温度打的很低，我又穿着一步裙，即便有丝袜打底，凉风依旧止不住的往上涌，不自觉的夹紧双腿，借以抵御寒气。  
1 t% x& u9 P, P! m  
人来人往，我呆呆的站着，好像自己变成了一个看客，用全新的视角观着这个陌生的世界。! ]\* f+ K% F6 g: K  
& F& m. n: m9 T- ]0 n! d  
蒋先生磨磨蹭蹭的，不知道是过关时遇到了什么麻烦，我左等右等，见她始终不出来，无来由的有些急躁。  
  
「Hi,sweetie,have we met before?」就在我无聊到折腾假发之时，一个褐发小哥靠了过来，嬉皮笑脸的搭讪道，而这时，柔顺的发丝调皮的在我的指尖调皮的打着转儿。- Y, |( q' p# [9 B1 P  
6 H/ E6 Q0 W7 g7 f. D  
我本不想理他，把脸偏了过去，心里是又紧张又害怕：「开什么玩笑，这是在搭讪么？」  
  
要说这外国小哥还真是没皮没脸，别人都扭过脸去了，你怎么一点眼力见儿都没有，又转到我的正面，继续问道：「小姐，你知道T3怎么走吗？」字正腔圆，没有一点外国口音，想不到这人还挺博学的。  
  
「这里是出站口，T3要出去绕一圈，在对面。」别人问路，不好不答，我抬起手指，指向背后。  
  
「谢谢。」褐发小哥走了。细想起来，那人身材高大壮硕，我自认已经有一七零的身高，又穿了高跟鞋，在女人中已经是鹤立鸡群的存在，可和这撒克逊小哥一比，还是矮了半个头去：「他好高啊。」我看着小哥的背影，痴痴的想道。  
9 w) d- E$ V\* @7 j/ H3 C  
殊不知，命运的丝线已将我死死的捆缚住了，我就像蛛网里的小虫，一旦被缠住，便再也脱不得身，等待我的，只有猎手张开的毒牙，这具淫靡的躯壳，终究要葬身虫腹。  
  
「那个男人长的不错哦。」我被那个小哥的背影吸引入了迷，浑然不觉蒋先生何时已来到我的身旁，她的这句调戏话语直接把我惹的脸红到脖子根。  J3 u. r: d0 [7 d( l) c  
  
「问路的。」我慌乱的解释着。" q5 D6 C" V\* F6 M# d+ c  
' u  B  |: P\* g$ k& j0 h/ v$ s# V  
「哦，问路的。」蒋先生眯眼瞧着，秀美的下颚露出一道完美的弧线。8 }+ X/ d- j! p$ D/ |  
  
「快走吧，有什么好看的。」我这番动作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蒋先生笑了，意味深长的瞧着我，眼神里的深意让我越发羞涩。& Q0 N8 J" v6 F5 t\* R. i0 `  
  
「对，走吧。」5 c( r7 v8 w$ f  
  
---  
. c6 |- m4 \+ H: ^% b  
机场里人很多，可是我现在也顾不得其他了，反正已经这样了，还能再坏到哪里去呢？该别人看的也别人看了，该被取笑的也被取笑了，死就死吧。就这样，我扭着屁股，急冲冲的向前走去，要说这金陵城南机场我是知道的，男人的时候出差，一年总要来上几回，是以轻车熟路，带着蒋先生以及一众小弟，疾步往外就走。  
  
「你慢点。」蒋先生在后面唤道。  
  
「哼。」我怎么会理她，仗着自己高跟鞋走的溜，一马当先，说什么也不愿慢点，回头等她追上来了好再取笑于我。  
  
毕竟是男人的体格，平底鞋穿的惯了，女装的时候是学过高跟鞋，可那都是粗根，今天这样的细根，也就到宝岛之后才穿过几次，像这样的穿出来自由活动，讲道理确实是头一遭。  
% I" I; B; y# Y! j- n" q  
我忽略的粗根细根的区别，走的又急，不一会就觉得腿肚子发酸，而后小腿肚子肌肉急速绷紧，这时抽筋的前兆，脚迈不出半步，直接就疼到半坐在地，再也挪不动步子了。幸好我即使软倒，否则非要崴了脚不可。: E( w; G/ m+ I3 k- k9 z  
  
人群依旧不紧不慢的蠕动着，鲜有好心人上来帮忙，一个可怜的“女人”软在机场大厅，该说有人来帮忙才是，可惜并没有。& x2 {9 p0 M: A5 M2 D  
2 k3 z% H' q5 h  
「嘶。」蒋先生跟上来的时候，我正认命的揉捏着小腿肚子，倒抽凉气，委屈的紧。  
, k6 }& @) r( t( Q  
蒋先生哪里是服侍旁人的主，静静的站着，等我自己起身，小弟们看她不动作，也就不好表现，在后面面面相觑不敢上前。4 N" e5 u3 C4 D; a  
  
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男声传来：「来，这里坐好，腿肚子抽筋了，按摩一下就好。」哦，是他，刚刚那个问路的褐发小哥，他最后还是没有寻到去T3的路，兜兜转转，最后又转了回来，恰好看到了软坐在地的我。; B! r0 q% h) {, V7 ]\* Q7 \_; q  
  
蒋先生依旧冷冷的瞧着褐发小哥，没有一丝阻止，又或是帮忙的意思。我终究还是被小哥扶到了不远处的座椅上，罔顾了旁人诧异的目光，单膝跪地，把我的小腿拉直，放到他的平放的大腿上，自顾自的就给我按摩起来。' K7 F6 K# E$ S  [# q! P  
1 r2 R5 y3 I# ^0 O7 B7 w  
「怎么样了？好些了吗？」小哥一边按摩，一边温柔的问道。  
' X8 J  I% k4 M2 n7 e$ S2 I2 ^  
这时候我才有心思欣赏起他的容貌来，褐发，长脸，透过厚厚的黑框眼镜，他的眸子也是褐色的，好温柔啊。  
  
他的身上传来淡淡的古龙水味道，我是男人的时候也曾经喜欢喷这样的香水，如今闻起来倍感亲切。  
5 ?/ b. L- ^) S; l3 A% y: D  
一身简单的休闲衫，背着一个大大的背包，配上他的儒雅气质，看起来就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。  
& H6 L5 n7 x4 e& L+ r# G/ J  
他的按摩手很不错，简单按压几下，小腿的气血就活络了起来，难忍的酸痛也慢慢消散了下去。  
  
「Hi , sweetie , have we met before?」褐发小哥又问道。  
. F: |- A, m( E7 z9 B6 Z  
我不禁莞尔：「Yeah ,Just now。」  
( ?$ Z, ^8 D# O7 H  
男人笑了，如冬天里的暖阳：「我的按摩手法不错吧？我的爸爸的爸爸传下来的。」  
8 x0 W\* L$ x/ q/ B) t+ k; |- S" u  
即便知道他在搞怪，不过我还是接过了话头：「那是爷爷，笨蛋。」  
  
「啊，原来是爷爷。」小哥温柔的瞧着我，在熙攘的机场大厅里，四目相对，却有一番情调。  
  
「你叫什么名字？怎样的水土才能孕育出像你这般耀目的珠宝？」小哥笑着说道：「对了，我叫亚瑟。」接着又补充道：「亚瑟•维多利亚（Arthur•Victoria）」  
. P3 }+ j2 \\* g9 N  
「我叫。。。」正要说话，蒋先生走了过来，直接打断了我的说话：「莉莉，走吧。」  
: ]1 n- F4 k3 `  
接着她身后小弟呼啦啦的围了上来，强行把我带走，小弟们凶神恶煞，惹得亚瑟连连举手投降：「喔喔，Easy ，man 。」; F5 e. d1 n3 v! M4 s  
  
待到我走远。「林立，biu~」亚瑟手指摆成手枪模样，即便我被蒋先生强行带走，没有听到我主动说出名字，他依然非常开心，甚至温和的笑容都变得阴森诡异起来。  
; j! c4 a9 B& @1 n. I& n  
要说蒋先生财大力大，刚一出机场，一辆房车就已经在外面侯着了，我略带不满的随她上了车，车厢里，我依旧对刚刚她粗暴的把我领走耿耿于怀。; ^1 A: C4 Q7 K) J9 i3 i4 a" w6 {: v  
: \_- X2 P9 T0 |( I  m  
「蒋先生，那人帮了我，怎么也该说句谢谢的。」我埋怨道。2 P( e/ Z! \3 a5 @\* H: [  
6 @5 a9 z. X! B$ [% Q9 r0 ~  
「不是谢过了么？」蒋先生没好气的回我。8 B3 y- H5 X: @/ [- C  
  
「他们那般围着亚瑟，怎么能叫谢。」我低声反驳，却没有了底气。也就是我，若是她手下小弟敢这样质疑，只怕第二天就下海喂鱼去也。; ]- T& O" V0 Z+ C7 k  
4 h7 Y- w" X/ e9 s, `\* `; Y4 }  
蒋先生显然不愿在继续这个话题，惬意的靠到座椅上，假寐过去。0 ]6 ]4 i+ u$ x- R( M5 B6 p- z  
  
无奈，我只能也寻个舒服的位置，假寐过去，晚上还有一场硬仗要打，必须要赶紧养精蓄锐。! ]+ G1 X$ |\* T( F# Z& |  n  
  
「林远为，你也有今天。」半睡半醒间，我咬着牙哼哼。  
7 L/ p: K; A0 a2 @) `- r+ S& A% i  
「嗯？什么味道，哪里着火了？」迷迷糊糊间，我闻到一股焦臭味道，即便是隔着车窗也刺鼻无比，接着就听到刺耳的警车轰鸣，大喇叭里有人这样喊话：「里面的人听着，我劝你们赶快投降。」  
  
「什么情况？」我一下就被惊醒，看左右无人，蒋先生也不知去了何处，心中更是慌乱  
  
这时才能看清周围的情况，房车停在一个大大的树林里面，外面天色已晚，从车里望去黑漆漆的，除了不远处的火光，借着火光，我终于看到几个人影，看那个熟悉的旗袍，不是蒋先生又是谁来。; J" ]2 s- c\* t5 d  
2 }7 f5 t4 x\* o  
眼前是一条仅容两三人并排走的小路，蜿蜒着延伸出去，天色太黑，月色迷蒙，不辨南北西东，蒋先生和他的两个小弟并排站着。这里地势稍微高些，恰好可以瞧见远处的火光。  
4 x6 P3 z( \_- g% H  
「蒋先生？怎么着火了？」拉开车门，看车旁边这杂草丛生，也不知有没有什么毒虫野兽，便不敢下车，远远的唤道。  
  
「过来。欣赏林宅的美景。」蒋先生朝我招手。+ ]\* w8 b3 r+ h. r+ f; R$ X  
  
「林宅！林远为家着火啦？那可太棒了。」我一听就来了精神，也不顾地上杂草了，赶紧过去她身边站定。  
6 {7 t4 r/ ]: \_( m2 L' l+ J  
「不止着火，有线人给了消息，他这次沾上了毒品的案子，虽不是铁证，也够他喝一壶的了。」蒋先生悠悠的说着，没有丝毫波澜。  
# v; B) o3 S9 @' R4 }  
「是吗？那太好了，把他抓起来。」我恨恨的说着。+ a" b/ @" o" z# [  l0 `  
  
蒋先生白我一眼，又转过头去，望着宅子里的火光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  
9 R" X% v% v: e  
突然，一阵响动从另外一边传来，只看到三个黑影鬼鬼祟祟的从阴影里突然冒了出来，若不是旁边还有人，我只怕是要大呼见鬼。  
  
黑影里打头的那个，远远的，似乎是像蒋先生招了招手，而蒋先生也报以回应，三人一溜烟的走了。: h7 n7 d9 |& X  P  
  
「蒋先生，这火，难道是你放的？」我看到了那人的动作，咕噜一声，咽下一口唾沫。  
  
「聒噪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别乱猜，被乱想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让人去放火了？」蒋先生不满的说道：「这都是扶桑人搞的鬼，和我有什么关系。」7 {# o$ y+ `% I; h5 ~% x$ [  
  
「明白，明白。」我吐吐舌头。心里却在给木下璎高川武加油打气：「拿了我的玉牌，就该这般来给我出气，真棒。」  
  
「嘘，噤声，正主来了。」远处闪过三次手电，蒋先生会意，拢拢衣袍，走到路中间，好整以暇的在等着什么人。  
" @( E% G+ C$ k\* \_5 ]) Q3 J" A% b  
「操他妈的，幸好有大哥，不然今儿小爷又得进去。」对面的黑暗里突兀的传来这么一段话。「该说不说，宋家那个婊子还真是骚啊，屁股又大又圆，肏起来最是得劲。」  
' j/ m8 O( e9 R\* ]% Q# O5 A  
「栋哥还是厉害，荤素不忌。哈哈哈哈。」接着传来一阵男人都懂的狂笑。  
, N2 n, s) C" c  b  
「那当然，你栋哥是谁，跟你说，那些个人妖的屁眼，你但凡尝过一次，就知道其中妙处。嗯？等等，车呢。我明明把车停在这里的。」那人又说道。8 x! J5 s& ]\* u- W  
0 j4 \_+ N\* H! I9 b  
我立在蒋先生后面激动的发抖，这个男人的声音我实在是太熟悉了：「蒋先生，就是他，欧阳栋。」我捏紧了拳头，眼睛里几喷出火来。  
  
「他妈的，谁在说话。」黑夜里，丁点的声响就能传出老远，我声音虽低，还是被这帮歹人给听到了。' w! `- z0 f! l$ V& `+ B. [  
4 P' y/ c% S3 H5 C" z  
「栋哥，有人。」, G& f; A$ H4 }  
  
「卧槽，不是条子吧？」接着就是一阵慌乱。  
  
「哦，我说是谁呢？两个娘们带着两个男人在这里打野食么？」安静了一会，那人似乎摸清了我们的底细，言语间又嚣张起来，大大咧咧的靠了过来，嘴里污言秽语不断。  
" }9 s, W& R; L, J  I6 X7 K% ^  
「掌嘴。」蒋先生悠悠的命令道。5 [' F5 l1 `$ @! a4 |  
$ k1 L4 q# Q) e3 t  {6 n) s  
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弟此时动了起来，两人一左一右往前几步，接着就是噼啪两个耳光，直把欧阳栋打的懵了：「撒小咯，蒋先生你也敢编排。」  
  
「操你妈。」欧阳栋向来狂妄，哪里受过这样的待遇，大吼道：「兄弟们，上，砍了他们，什么他妈的蒋先生，砍他。」1 t+ }7 d# P" x8 Q. y$ ]  
6 `9 \_2 \( c$ R1 g  
「啪，啪，啪。」就在欧阳栋等人要动手之际，后面传来三声响亮的掌声：「丢人现眼。」$ a9 N6 l2 ~\* T0 V5 f% m- J3 Y  
\* \0 a7 j+ b$ \' C( Y  
听到这个男女莫测的声音，欧阳栋萎了，和同伙们站到小路两边，颤颤巍巍，不敢言语。0 j& p) Y. P& }1 H) @/ I\* V  
  
我听到了那个声音，更是激动，咬着牙说道：「林远为。」  
  
「蒋先生你也敢骂，活的不耐烦了。哈哈。哈哈。傻逼，混蛋，废物，丢人。」借着昏暗的月光，那个恶魔一般的瘦弱男人走了出来，修身的西服，坚硬的皮鞋，一边笑，一边在欧阳栋身上猛踢，就这还不过瘾，一脚把欧阳栋踢翻在地，接着狂笑这再猛踹两脚，直到欧阳栋躺在地上不敢动弹，这才作罢。) K8 H% V  ]! B7 s8 T: w  
  
蒋先生按住了要冲出去的我，冷眼瞧着，就像在看一场作秀，甚至还有闲心整理了头上的簪子。又道：「莉莉，看看我的簪子是不是歪了。」  
  
我重重的呼吸着，奈何蒋先生发话，只能先料理起她头上的簪子来，可是心思一直在林远为身上，那簪子是拔了又插，插了又拔，完全的心不在焉。  
  
「那么，蒋先生，你在这里等我，又有什么事呢？」林远为踢完了人，心情舒畅，往前几步，叉腰抬头，一脸不屑的望着我们。6 K' |& b4 b& r/ R; P2 }  p7 F  
  
「没什么事，在家里窝的久了，出来散散心。」蒋先生依旧在和脑后的簪子较劲，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镜子来，装模作样的打扮起来：「顺便，为了林先生送我的礼物，特意来登门道谢。」$ e  J7 H9 k/ h. m4 E! n% y  
  
天地良心，现在可是黑灯瞎火的，月亮又暗，从镜子里能瞧出什么来。, [4 C1 ?& |' `6 m3 Y4 ]/ V! d) y, }  
% `2 S5 x; u# m  N  
「哦？礼物收到了，想必你一定很喜欢吧，不然也不至于亲自过来一趟。」林远为淡定的说着，眼神一直瞟向站在蒋先生背后的我来。2 H- z& H% i9 z  
% Y9 J" ^- e+ u8 e  
「礼物很好，很得我的心意，不过，自从收到了礼物，我便一直在烦恼一件事情。」蒋先生终于折腾完了簪子，又开始研究起她的团扇来。  
  
「蒋先生也有烦恼的事情？说出来，让我帮你参谋参谋。」林远为假意关心道。\* K- b3 A  V/ l" \  
  
「我恼的是啊，林远为先生作为金陵的政界新星，送了我一介女流如此般的厚礼，我该怎么回礼才能显得我对你的尊重。所以，小女子思索了多日，这才把日子定在了今天，林副市长，今天的礼物，你喜欢吗？」蒋先生说到最后，神色突变，一如图穷匕见。  
5 D! c8 }) z: o1 r6 l+ L  
「哦，原来今儿这么大的阵仗你也有份，那便好了，谢谢蒋先生的大礼。」林远为踱步过来，不冷不热的说道，最终，一把攥住了我的手。  
/ o7 r, F  u, R# E) o8 a' r  
「你干什么？」我扭动几下，轻松的从他的手里挣脱开来。  
, I9 y( ~' R\* ?6 Z  
「哼，经纬财团。蒋菱菲。」林远为冷冷威胁道。! j! a1 z# r; t& E  
4 k# R, \4 T& C4 T8 J& o$ z  
「微末名字，上不得大雅之堂。」可恶的蒋先生，别人都杀到眼前了，她还在这里惺惺作态。  
  
「你便是林远为么？」箭到弦上，我按照出发之前和蒋先生对好的计划，这般答道。1 m' Z. {# L3 A  
% h; A2 \_2 n; A/ a  
「哦？你记得我？」林远为有些吃惊。1 C9 C0 B) m! B3 F$ S4 t6 {  
  
「不是，蒋姐姐说带我来见一个叫林远为的哥哥，我便跟着来了。」我装作无辜的样子，摸着被他捏痛的手腕，用委屈的口气说道：「你捏疼我了。」  
  
「哥哥？哈哈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兄弟，贱种。」林远为突然狂笑起来，接着就是一顿臭骂。" h& K. L$ o: k# z1 w  
7 f$ V/ ?( H; H! x' l7 J# i. W) m  
「为什么骂我贱种，如果我是贱种，那么你又算什么呢？贱种的哥哥？那不也是贱种吗？」我反驳道。+ C! ]( I6 ?/ `5 I# }  
  
「牙尖嘴利，贱种。」林远为吃了个暗亏，依旧嘴臭。\* z8 T/ z  n' k! \4 q  
2 u\* a" N' v/ }7 ?  l5 s\* e8 R  
「林家人，打起招呼来，都是这么别具一格，领教了。」蒋先生适时插言。) \_7 T  t; J! N& `  
! p( a; p6 B; i  
「哼。」林远为不置可否，冷酷的眼神刺了过来，我能感到那是杀人的目光。  
8 p1 M0 ^\* t5 F1 d  
「林嫣儿她。。。。」蒋先生准备说。  
  
「闭嘴，贱人。你胆敢提那个名字。」出乎意料的，一提到林嫣儿，林远为就大为光火，习惯性的想要给蒋先生一个嘴巴子，手高高抬起，最终还是忍住了，慢慢的放了下来。  
  
「她走的很安详，是莉莉帮忙录的视频呢，对不对，莉莉。」蒋先生眉头一挑，示意我说上两句。2 B. n! o2 F0 k( y: w, t  u  
  
「嗯，是我录的。」我应承道。& c+ [3 Z  e0 `( t! Y  
- j  T  o/ z1 f4 x# y# u! T  
「蒋菱菲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」林远为大声喝骂道。" ~9 F" x% U5 {5 v\* S8 ~; Z  
  
欧阳栋低声提醒：「大哥，小点声，条子还没走呢。」8 o5 k/ Y( D\* Y& `7 Y' t  
; g2 v  S, |$ R6 ?$ \_$ m# B4 y) F  
背后传来一阵强光，接着又一辆房车疾驰而过。再看林远为小弟一个个作鸟兽散，还当是警车，趴在路边的草丛里不敢吭声。8 b) Q; q1 J8 o3 O4 w8 H2 [  K  
  
「扶桑的车，原来木下璎那个小娘皮也有份。」林远为闻着房车尾气，眼神越发复杂。\* \_. D5 z6 I, y- ^  
  
「哥哥，你的小弟都跑了哦。」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我在后面拱火。8 }9 J, }4 o" u  
  
「闭嘴，贱种。」林远为又骂。, v6 M3 d) G8 d5 }6 ^  
  
「你再骂。」任我如何忍耐，只要他和我说话，张口必然是贱种两字，这让我如何忍受的住。  
+ i  d/ A) I! I8 l3 O6 s  
之前我一直捏着嗓子，装成女人腔调，如今这句你再骂却换了男声，低沉，听在林远为耳朵里却极为刺耳，把林远为惊的转头瞧我。  
; u- x3 {, r) S  
「哈哈哈哈，贱种，贱种，贱种。我他妈骂的就是你。」林远为连续骂道，近乎歇斯底里。  
; c5 Q1 V! }# Q; v& c1 o. N, ~  
「你真的像一条败家之犬。」我带着怜悯的神色说道。  
- D; x, O! a, q+ B  
「什么？我败家之犬，你怕不是搞错了什么对象。你们就四个人，砍了他妈的。」林远为大手一招，示意跟班小弟上来砍人。既然谈不拢，那么暴力，就成了必要的手段。  
+ @) Z+ h  U8 [0 y/ Y% J  
「啧啧啧，一脸的败相。」蒋先生摇摇手指：「看来，我还是高看你了，不过如此。」  
7 P9 y: \_. a7 b, n( N! I8 d" v  
说罢，空气里安静了下来，而后传来了风声，更诡异的是，林远为那些趴在路边的小弟们完全没有了声息。: D, R# I0 z+ L5 C' Q$ R  
0 W2 B  K8 \_5 z( L3 f  
「林远为。」一个黑影摸到了林远为的身后，在他耳边轻声说道。  
  
林远为颤抖着，不情愿的举起了双手，再仔细看，只见他的喉间架着一把乌黑的匕首。背后那人浑身漆黑，匕首也是黑的，似乎吞噬了周围的亮光，连带着林远为的身体都变得黯淡许多。  
8 n4 g' O  f# @, j  
「我可是金陵副市长，你们这样做，最好考虑一下后果。」死到临头，林远为决定放手一搏：「是不是？」  
  
黑影如烟一般消散了。2 ]1 L2 G7 B& T9 E2 ?2 g1 a  
  
「和我斗，草。」见到黑影离开，小命重新回到了自己手里，林远为立刻恢复了往日的嚣张气焰。4 q- F2 t0 @- D7 i$ a' u$ G5 g0 E  
  
「哎哟，我倒忘记了这件事情了呢，刚刚多有得罪，希望林副市长莫要怪罪。」蒋先生还在装腔作势，盈盈一拜，倒像是真的服软了一般。& ^' m\* ]! @) C1 c0 i5 `  
  
「知道就好。」林远为心安理得的受了一礼。+ d  ]: v: o$ @- R$ p  d  
  
「只不过，我听说上京的林老爷子，他还挺关心莉莉的。」蒋先生说道。8 n4 X4 W" k; t\* ?  
& R+ [# L3 J; f" l5 i0 u! ]' y4 ~  ~  
「是啊，不是说这些日子去看小妈的么？」说到重点，我赶紧跟上。  
: s+ `% ?( ]- M- m2 v8 v  
「你！」林远为怒了：「不许去。」5 p8 e5 ?- f% J; c8 t  
4 H/ b) b0 x, y! q# [. o- H% {( S  
看着林远为跳脚的样子，我的心里如喝蜜一般开心，继续说道：「是啊，小妈肯定想我想的紧了。」0 J: P8 H0 q, A/ T; k% D  ^0 X9 k& |  
6 C+ K# R/ s9 p\* k  S  
「你说什么？」林远为凑了过来，几乎要贴到我的脸上：「小妈？」  E/ y/ A5 u3 n  
! H3 e; c7 H7 G8 H% @  
「对啊，我就要去看看小妈。」我丝毫不俱，埋头盯着他，今儿穿了高跟鞋，我比他要高上半头。5 \( D5 @6 L: l$ j+ g/ j  
& x1 l8 z' X8 D! Y- y3 Z0 ]( E) Q  
「蒋菱菲，手段不错，他其实记起来了吧？」林远为从容的神色陡然变得狰狞起来，接着说道：「敢去上京的话，你会彻底消失，当然，也包括你。」林远为冷冰冰的威胁着我，说着，又转向蒋先生，威胁之意溢于言表：「只要老爷子得到了他的哪怕一丁一毫的消息，我让你蒋家，万，劫，不，复！」; Z6 O7 z; l3 ]  
1 E7 J5 e& r' m" O$ `, X  
说罢，林远为推开我和蒋先生，非要从路中间过去。9 Q/ |% I/ `1 l# p5 O' R. b0 d  
  
「对了，林嫣儿的帐，我记在这里。林远为转过身来，单手指着胸口，威胁道：「路还很长，我们之间的账，可以慢慢算。」恍惚间，他的样子竟然还有一丝潇洒？  
0 r4 [  Q$ q2 u1 Q' w1 U  
「大哥，做了他，养虎为患。」小弟在蒋先生耳边建议道。  
  
「不行！至少现在不行。」蒋先生拒绝了，看着林远为慢慢走远，思绪万千。  
0 X, h% q+ p4 `5 S! P  
几个月前。  
  
「威廉，准备强心剂，让他清醒体味人生的最后六个小时。」乔治公爵饶有兴致的命令道。  
3 B" w( ?5 e0 w8 k8 ~. o  
「God bless you 。」淡黄色的液体注射了进去，涣散的瞳孔几乎在瞬间就重新凝聚了起来，想死却死不了，想活又活不成，这是何其残忍的折磨。  
$ U; j! Y2 ]6 [6 \2 ]# h  
桌面上放着一个沙漏，没翻转一次，代表时间过去了半个小时，而现在，沙漏见底，且已经翻转了八次。; }2 S# v8 }1 h% n: @\* E2 S  
  
褐发男静静的坐着，自从乔治公爵等人走后，他就在那里静静的坐着，没有说话，没有动作，就那样静静的坐着，如果不是没半个小时都会稳定的把沙漏翻面，这是他唯一的动作了，估计所有人都会把他当成一具干尸吧。& {9 m' W# l1 x2 |6 b$ w  
+ M9 Q9 k\* E+ }+ }% Q  
他很享受这种折磨猎物的快感。  
% L! j9 n1 v6 Z& T+ j  p1 U  
尤其是那种静静的观察猎物在死物之前的强烈求生欲望。  
\* r& [4 R( G$ {; d\* `! |, q  
「啪嗒。」沙漏见底，褐发男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男人，残忍的把沙漏翻面。  
$ j. n1 {1 U7 L: k  z- F& l, L, ?  
要来了，再有三次，眼前这和猎物就会呼出他的最后一口气，为了欣赏这一刻，这等待的六个钟头是完全值得的事情。  
) |# \6 A7 P7 x6 f) w2 F# |; y  
。。。7 u. b& A/ V# W7 W# Q1 J3 ]  
3 A9 n\* ]' Y6 `2 t# X; r' C  
沙漏又翻了三次。/ X+ W  r2 P" A  
! L! }% o8 i" Q7 e  
。。。4 H1 m\* Z. \" ]' b) Y8 e  
" q# Q2 q( E1 J& A3 K: r9 ]) \_\* j  
哦，这简直是太美妙了。% d9 e4 ~2 P5 h& s( a# X! o- t+ o  
  
。。。" {1 S, O2 z: V: j  q4 ]  
  
褐发男由衷的兴奋，激动，为此，他站了起来，绕着桌子转了一圈，聊以发泄压抑了六个钟头才等来的高潮。  
  
。。。  
  
「Arthur。」  
  
「Yes ，your majesty 。」+ o) U2 K8 a6 C/ m% u; u6 z  
  
「Here is your mission.」威廉公爵递过来一张照片，照片上，赫然就是林立。5 a1 i0 y1 {6 j" t  
  
「For the lord ，for lady Lianna。」褐发男单膝跪地，郑重的接过照片。  
& F# E1 o' N& Y  O  
。。。- A- Y8 J, u- p4 ~  
  
姑苏  
  
深夜  
0 W) v  G% L# M  W% O  
城南  
  
「汪汪。」幽静的巷尾，传来不合时宜的汪汪声。  
  
现在正是妮妮遛狗的时间，两具漆黑的乳胶“狗狗”一左一右，趴在地上，骄傲的昂着头，看来他们对现在的身份无比自豪。4 a7 O- G" }& K\* V: p3 A2 l, ?( \_+ q  
  
「汪。」棉棉发觉了危险，低声呜咽示警。这两只人犬刚刚经过一系列的犬化改造，其中就包括鼻黏膜优化，如今的他们嗅觉和警犬一样灵敏，可以轻松的分辨人类难以分辨的味道，当然了，这样的改造，还要多亏的林远为的两手之数的支持。  r# N! G# N; A, u8 b% M- c  
& k$ l" t- d/ n9 M, h8 t  
「呜，汪。」花花也闻到了，两犬对着黑黝黝的巷子，不安的吠着。& G# l% h: Q# R+ F8 X7 ]  
  
「叮当。」巷子里传来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。0 k) {/ }/ m4 \) g! d  
& r. j, \, N& ^1 J& X  Y; g  
「汪。」棉棉花花不安的在妮妮脚下蹭着，似乎在让她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1 n\* A$ m( x( S  f4 p. R% t  
  
「嘘，乖，不怕。」妮妮安慰道，说着，把狗绳系到一旁的电线杆上：「乖，在这里等着。」) p  C% z! c. e9 Y( Q; [3 h0 s! b  
  
「呜。」两犬用不尚不发达的犬颚咬住了妮妮的裙摆，最终被高跟连踢两脚，狗狗们老实了，委屈的趴到了电线杆下面，互相舔舐起来。# l" t\* i% T# V4 {: W& C/ N  
  
「乖狗狗。」妮妮表扬着，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掏出狗粮，一犬喂了一粒，而后驯狗一般在乳胶狗狗的下颚位置温柔的挠着。  
  
两犬享受无比，兴奋的摇着插在菊门里的乳胶狗尾，看来，它们的犬化工作执行的很顺利。  
  
「他在哪里？」突兀的，一个男声在妮妮耳边响起，两犬立刻就急了，争先恐后的想要上去撕咬，奈何狗链是万万不能从电线杆上拉脱的，男人又离的远，故而只能龇牙咧嘴的吠着。  
  
「哪个他？」妮妮笑着说，一边安抚着激动的狗狗。4 s/ O5 q) U+ c. \_' D+ y( ?, F- z  
  
「林立。」男人显然失去了耐心，一张照片直接甩了过来：「情报里说他在你的医院，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。」  
  
「他啊，呵呵。」妮妮笑了：「你出多少价钱？」1 T0 A; I, X4 V' E# C# U  
  
「说，或者死。」男人蒲扇大的手掌直接伸了过来，轻松的捏住了妮妮天鹅般俊美的脖子，妄图以武力来逼迫她就范。8 x9 Q7 M% S# p3 b6 P  
! r4 [# {4 u$ j/ n+ y8 E  
「一。」妮妮数着数。  
/ c  o/ R% ?: Y- t' N, e  
「二。」/ \_6 q" e. s( M- @+ Z  
4 f. ?! c; ?, @5 ]( h  
「快说。」男人又紧了紧手掌，妮妮已经几乎无法呼吸了，笑脸胀的通红。  
1 A5 C- k) f% K1 R# P  
可是她还是执着的数着：「三。」  
& S2 \( e\* V) m/ b  
「说。」男人握紧的手稍微松了松，借此机会，妮妮终于呼吸到了宝贵的空气：「我可以这样和你耗一整天。」  
  
「嘶。」妮妮的声音低若蚊吟，男人思考了半天，才明白原来她该是在数数。  
' h% X2 e4 h2 [8 y  
「说。」男人又紧了紧手掌。  
3 b6 A% D4 N! [  U  
「呜~~~ 」妮妮终于数到了五。  
6 f/ x; b/ |  }# v1 w\* r- T/ }  
随后，男人的手好像立刻就失去了力气，软软的垂了下去，若不是他意志力超绝，只怕就要连站都站不稳了。  
) w8 {/ S8 Z0 S& E. w' Q  
「六。」妮妮脱离了魔掌，轻轻一推，男人就像一块破布，直愣愣的倒了下去。' l4 Z" w! V9 q( I2 e: N  
  
「说，谁让你来的。」尖细的高跟踩到了男人喉咙口，此时如利刃一般，毫不怀疑，如是高跟的主人踩将下去，她脚下的男人定然性命不保。0 D5 @) w! [/ Y+ H! f" {2 r1 U" I  
  
鞋尖颇为不愿的扯开了男人蒙面的布条，露出一张撒克逊人的脸来，褐发褐眼。- o( `% m" Z! h) B! b1 Z  
  
「有意思。」妮妮不再问了，低声说道：「不管是谁，下次动手之前，麻烦先打听一下目标的背景，好吗？可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般好说话。」  
  
男人恶狠狠的瞧着她，奈何他神智清醒，却浑身使不出半分力气，着实让人懊恼。  
( `) R2 f: e- W  o  
「另外，作为不伤害狗狗的奖励，那个人被送去了宝岛。算算时间，现在应该到了。」( h% X; q, R0 S5 m& N! Q! ~  
5 v% ?5 p" ^1 [/ U/ ^  
「棉棉，花花，走了，回家。」妮妮唤道。1 o  U2 `- A. ^1 p4 N  
  
「宝岛吗？」巷子深处，另一个黑衣人安静的蛰伏着，听了妮妮的话，低声呢喃起来。9 T2 |- i) v# B6 ^  
  
亚瑟手记0 m0 y5 s+ [9 E  
\* H\* ^3 Z\* Y1 w, h! a+ m\* n  
第一天7 \$ z5 a/ ~6 y$ Y. \_  
  
接受任务，情报显示目标在姑苏，晚上过去。  
/ I1 L: m" R$ D1 ], a  
第六天  
  
那个女人身上的香水有问题，下次行动之前需要注意。9 F- O- C! K5 D  
  
第八天  W( h# D9 \_! k. |  
1 }3 \_: r! R/ w7 b% K' Y5 u  
目标似乎失忆了，周围始终有护士看护，继续观察。  
7 q! M& \' W6 y1 n+ q% w1 e& y3 u3 X  
目标外形变化巨大，需要再次确认。" L$ ]1 o5 B& p! y! p' ]% d  
# d2 S5 H$ P  J2 p9 r  
第十五天  
7 K5 Y% k/ a2 T  
确认目标身份，目标被人带到一个庄园，这里安保森严，强行带走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需要等待时机。& O) p\* I& M$ X\* F, ~/ x0 D! v7 Y  
  
这个庄园的主人很危险，尽量不要接近。  
) {' Q# B% T: i$ Y# k6 [7 C4 w  
第三十天  
  
等待3 c, V) P  p+ K7 a( Z( i  
0 x5 P: i. [! ~8 z. w, e  
第四十天7 ~) ^- a5 W! j& \2 J2 X  
  
目标去了公海，没有设备，持续在港口待机。4 |! q8 ^2 A& C" O9 h  j% [  
  
第四十三天  
# w+ ^7 K& E& l\* U  
他们中间少了两个人，推测是出海后被处理掉了，简陋但高效的手段。  
  
第八十九天0 c' ^5 i& c, {7 n! d6 j2 [  
  
根据监听，目标将在几日后去金陵，先行一步，尝试在金陵城南机场获得目标信任。: Y. W- r$ e( ~5 I  
  
第九十天1 B/ z6 s: ~/ E+ J3 ]0 n  
  F  I9 k0 s1 e9 @# z\* o  
再次发现那些扶桑高手，这次还是四人，保持隐蔽状态。  
  
第九十五天  
  
哦，这种近距离观察猎物的感觉，简直让我无法自拔。2